

第一步：卖身

“把你那衬衣脱了。”

这地方也实在不怎么样。地毯很破旧，灯光昏暗，一股年深日久的烟熏和酒精味。不过我估计，像样的地方早就不许我爸去了。现在就连这破地方，也要把他拒之门外。

我爸是个屡教不改的赌棍，他管不住自己。在我十一岁那年，有一次，我把他锁在他的卧室里不许他出去，是他求我那样做的；但我没料到他的赌瘾上来后，“意志力”居然那么强，或者说，我没料到他能光凭自己的体重就能撞开那扇薄门。我的下巴上现在还有缝合留下的疤痕；老爸送我到医院后，就把我留在那里由别人照看，然后直奔最近的老虎机去了。

我们不说输了多少，一般不说。我们说跟它相关的。说我们的钱不够我去上学了，或者不够交水电费了，或者，没钱吃饭——不止一次。他告诉我，我这么容忍他，实在是人好。我妈就不行。她在我八岁那年一走了之，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毛病。我九岁那年，她因吸毒过量死了。

在此之前，至少，我还可以说，我没有我父母那么作孽。

在此之前。

我爸欠了这地方一万两千块。零头就算了，因为债主还挺大方。只不过，我爸连一万两千块都拿不出来。我们连坐公交车来这里的钱都差点掏不出。

我猜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了。

而以上，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这个“怎么看都不合法”的赌场的破烂办公室里，而经营此地的那个人刚刚叫我把衬衣脱了的原因。

之前我本来是可以走人的，但是我没有。我屁都不欠我爸的，真的不欠，但我毕竟还爱他，虽然我也挺恨他对咱俩作的那些孽。

“把你的衬衣脱了，丹尼斯。”卡恩先生说。

“是丹尼。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费心纠正他。

他耸耸肩，好像这不值一晒，也确实如此。

我的手指笨拙地摸索着纽扣，这是我仅有的一件好衬衫了。我把它脱了。我的样子还行吧，我猜，如果你喜欢那种瘦巴巴的男孩子的话。一辈子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竟能把一个人的体型塑造成这样，真让人叹为观止啊。卡恩先生就长得一副挨好几顿饿也瘪不了的样子。

“你多大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上周满十八了。”

“成年了。”他用钢笔敲了敲书桌。“你被操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声音那么哆嗦。

卡恩先生上下打量着我。“你今后最好能习惯。”

我猜，我这是应聘成功了。

在我身边，我爸开始哭了起来——大口大口地抽噎喘气。我不知道那是出于恐惧还是松了口气。

我站在那里，手指哆哆嗦嗦地拎着衬衣，卡恩先生则签字销了我爸的赌债。“你被禁止进入了，克莱德。这次是永久的。”

我爸吸了吸鼻子。

“丹尼待上一两个月就完事了，”卡恩冲我爸皮笑肉不笑，“你会把他毫发无损地接回去的。”

爸爸点点头，拿手背抹鼻子。他令我恶心。跟这地方有关的一切都令我恶心，包括我自己。

卡恩先生转而对我假惺惺地一笑。“基本上算吧。”

尴尬的沉默。

我这会儿是不是该跟爸爸说声“再见”呢？如果说这算是一场洒泪诀别的话，那也是单方面的。我彻底失去知觉了。我爸看着我，而我忽然发现他竟然这么老，这么瘦，他的脸上布满泪水和鼻涕。而他眼里流露出来的感激，才是最令我恶心的。他张开嘴要说什么。

“别。”我告诉他，因为不管他要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。

也许我就该放任他们对他的膝盖骨来一枪，或者脑袋，或者

随便哪里。他告诉我说他不配，而我非常确定这是大实话，妈的。然而每次我想要恨他，我脑子里那个声音就响起来说：可他是爸爸啊。我不能恨他。我希望我能恨得起来。

“好吧，那行，”卡恩先生发话了，这里显然不会上演什么伤心欲绝的场面了。他拿起桌上的电话话筒。“咱们搞定了。”

我盯着自己的脚，看着磨损的地毯和陈年的烟头烫痕。

过了一会儿门开了，进来一个肌肉遒劲的彪形大汉，身上那件黑T恤被绷得好像比他的身材小了两号。他一手捏住我的肩膀。“我不想出什么岔子，行吧，小鬼？”

“行。”我对这个体型硕大的经典龙套人物说。

他把我转个身领到门口。

“等等！”我爸喊道。

肌肉男推着我出了门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改主意了！”爸爸在我们身后嚷道。
“求求你，我改主意了！”

这不就是所谓恶习上瘾的典型表现吗？只要他、们、自、己安全了，就跟他妈跟你“对不起”个没完。

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

* * *

肌肉男名叫麦克斯。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名？还是说他觉得这名字很酷，于是就这样叫自己了。不过我没问他，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他安排我进的储藏室里。

房间很小。天花板的砖都开始剥落了。我坐在一张金属椅子上。肌肉男在那儿稀里哗啦倒腾了一会儿，找到了他要的东西：一支注射器。

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“你不用给我下药的，伙计！”

他咧嘴一笑。“这是做血检，小鬼。他想知道你是不是有病，成吗？”

“这样，”我说，然后伸出我的胳膊，“你以前干过这个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哼了一声，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撒谎。

“所以，呃，我知道我没病，但是如果.....”接下来的话我连想都不愿去想。

“这在你报名之前就该想好。”肌肉男说。我这边短暂地刺痛了一下，然后就完事了。“别乱跑，小鬼。”

呵呵，真搞笑。

他走的时候把门锁上了，我又开始了等待。

过来一会儿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打盹了，但是当门“哐当”一声打开，卡恩先生进来的时候，我马上笔直地坐了起来。

“我来跟你说，丹尼斯。”他说。

“是丹尼。”我干嘛这么坚持？

他那张短胖脸上的眼睛白了一下。“我来跟你说，丹尼。东家，亚彻先生，要过来看你。如果他看了喜欢的话，他就把你留作自用。如果不喜欢，他就把你送去旗下的一家俱乐部，明白吗？”

当然明白。一个男人还是一百个男人。这样算来，我不禁用指头比十字[1]，希望亚彻先生会觉得我他妈的美翻了。

卡恩先生冲我一笑。“我觉得他会喜欢你的。”

“那样，呃，那样算好的，对吗？”

卡恩先生一边看着我一边歪过脑袋。“那是当然，小鬼。”他说，那语气像是被逗乐了，我不舒服地感到笑话主角是我。

* * *

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，门又开了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盯着我看。他有四十来岁的样子，我猜想，或者更老点。他的褐色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，当他笑起来的时候，皱纹在那对深色眼睛的眼角边拢起。就眼下这种情况，他算是长得不赖吧，我估计。我是说，他看着并不恶心。我知道他要让我做的那些事肯定是很恶心的。

“丹尼尔。”他说道，那声音挺温和的。

我是不是该站起来？我站了起来。“是丹尼。”

他闭紧嘴巴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。“是丹尼尔。”

好吧，就叫丹尼尔。

我试着与他的目光对视，然而我的视线却落到了地板上。我真的不想对上这人的眼睛，毕竟我心知他正在考察我，评判我有没有资格被他操。

“我的名字是彼得·亚彻。你要称呼我为‘先生’。”

什么？！可是这个混蛋的语调分明表示他认真得一逼。他是老板，行了吧？他是什么就什么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我对着地板嘟囔。

“跟我来。”

我的心跳加速，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萎靡不振。我走起来还跌跌撞撞的，好像两只脚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。我跟着亚彻先生来到走廊，麦克斯跟在我们后面。

我们走消防通道进入楼梯，阳光照得我眼晕了一小会儿。我停了下来，麦克斯用胳膊肘推搡我前进，我伸手抓住扶手才没有摔倒。停车场的另一头有一家速食餐厅。看啊，人们坐在里头，脸埋在汉堡里啃着，谈笑风生，而我却感觉我正走向自己的刑场。怎么就没人注意到呢？他们怎么就听不到我脑海里撕心裂肺的恐慌呢？

我们走上马路，亚彻先生把他的车钥匙对向一辆黑色奥迪。“滴”的一声后，车门开了。麦克斯打开副驾门，把我塞进去，然后我就坐到了上面，希望自己不会吐到真皮座椅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亚彻先生坐到了驾驶位上。他又看向我。“是啊，谁能想到在这个臭烘烘的垃圾箱里，竟能翻出这样一份大奖？”

“您，呃，这个赌场是您的，先生？”

“很多东西都是我的，丹尼尔。系上安全带。”

对，安全第一。我把带子绑过自己的身体。

“不过这地方不会出现在我的资产名录上。”

我猜也是。这样的地方怎么配得上亚彻先生这么上档次的人。

“你也是我的，对吗，丹尼尔？”

操。我努力使自己与他目光相对。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他发动汽车。冷空气朝我们袭来。伴随着电台里播放的古典乐，我们驶出了停车场。

“只要你住在我的屋檐下，就要有规矩，丹尼尔。”他的手指敲打着方向盘。“我希望你能服从我。如果不服从的话，就要负担后果。你的父亲或许不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你需要一只强势的手来指引。”

我不需要。我真的不需要。

“我很清楚你这个年纪的男孩子都是什么样子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懒散，粗野，还有小情绪。所有这些，我对你保证，都会改的。哪怕必须用打的也会改掉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我明白的是，当初我还以为亚彻先生算是好选项的时候，卡恩先生为什么会被逗乐了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我用上自己最有敬意的语调说。我可不想给这个混蛋任何揍我的借口。

亚彻看着我，好像还等着我再说点什么的样子，但是我不说，我不是傻子。

* * *

他的房子很大，很干净，而且真他妈的富丽堂皇。是这什么形容的，对吧？像这种有落地大窗户，玄关处有亮晶晶的枝形吊灯，还有一个宽大得可以组成弧线的楼梯的房子？简直就是广告册子上那种高价酒店。

一个男人走了出来接应我们，并接过了亚彻先生的外套。

“喝点什么吗，先生？”

我的妈，他还有个管家。

“劳烦。我待会儿进书房，请带丹尼尔看看他的房间。”

我跟随管家沿着楼梯上去，心情越发沉重。这个管家看起来不怎么像个管家。也许他不是管家。也许他是私人助理之类的。他年纪不大，也没有穿燕尾服什么的。

他领我走下一个宽敞的走道，打开尽头的一扇门。“你的房间，丹尼尔。”

看着房间，我的胃翻搅起来。不，不可能。“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人住了？”

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孩子。一个喜欢飞机模型和玩具机器人，床单上还有星球和宇宙飞船的孩子。这他妈的变态啊。

那个像是管家的人抬了抬眉毛，好像我刚说了什么蠢话似的。“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丹尼尔。”

我走进去，进入了一个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的处境里。

“你在抽屉里可以找到衣服穿。”像是管家的人说，说得好像没什么不妥一样。好像把一个男人带回家来操，还把他塞进儿童房里住没什么不妥。“亚彻先生希望你能安顿下来。”

“然后怎样？他还要上来给我念个该死的睡前故事吗？”

“疑似管家”那张扑克脸上透出了一丝笑意。“好了，丹尼尔，我可不愿意把你讲粗口这件事转告给亚彻先生哦。”

我闭紧了嘴巴。

“疑似管家”笑得更明显了。“我会把晚饭给你送来的。”

他转身离开，门“咔哒”一声锁上了。

天呐，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一部分自我对我自己说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他就是耍我，装修风格什么的算个屁。但是这不是真的，对吗？这种变态程度是我永远无法凭任何理性去解释并欣然接受的。

我还是去查看了一下门，可惜确实是上锁了。远处墙上还有另一扇门。我小心地打开它，可那不过是一间窄小干净的卫生间，表面上没什么古怪的。

我回到卧室。看了看抽屉柜里的衣服。主要是些短裤和T恤。然后，在另一个抽屉里，有内衣裤——四角裤。旁边摆着的是睡衣——只有上衣，飞船和星球图案，跟床单配套。

我坐在床上干等，因为我才不要瘫在那个蓝色的懒人沙发里，而且我很确信书架上那些书都是写给八到十二岁小孩儿看的。

太他妈有病了。

我俯向前双手撑住脑袋，试图记住再过个把月后，这里的一切都会成为浮云。我会远走高飞，我爸也会没事的，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把他单独留在公寓里几小时，不必担心等我回来后家具是不是都还在。这一切肯定够了，不是吗？现在的一切一定能说服他回头。

或者，也许这回我会受够了。也许这次我会一走了之。因为搞不好每次我留下来，每次我做牛做马打工给他还债，或者每次我在半夜里帮他逃命，搞不好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帮到

他。搞不好我只是在姑息他。搞不好我要是离开了，那才会构成实实在在的打击，令他悬崖勒马。

我希望自己可以相信这点。

门打开的时候，我紧张地抬头一看，“疑似管家”回来给我带晚饭了——一盘花生酱三明治和一盒果汁。

我想对那人喊：老子不是小孩儿！但是我没喊。做错事会产生后果，亚彻在车里说过，我可不想以身试法。我一点都不想跟他杠。再说，我也饿了。

“谢谢。”我说道，而他则把托盘放到懒人沙发旁边的地板上。

我坐在地毯上吃起来。

我以为“疑似管家”会离开把门锁上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倚在门框边看着我。

我一边艰难咽下三明治一边盯着地毯。我尽量不去想我爸，不去想当我同意这件事时，他痛哭流涕的声音。要是我恨他的话，还能好受点。

“他表现怎么样，詹姆斯？”一个声音问道。

我猛地抬头，看到亚彻也站在了那里，两个人都盯着我看，好像我是笼子里的怪物。笼子，没错，不过我很确信，这情形下，我不是当怪物的那个。

“他有点抵触，先生。”“疑似管家”说着，还露出一副对自己

的用词颇为回味的微笑。

“怎么说，这毕竟是他的第一夜。”

我用手指捻着盘子里那点面包屑，然而这并不能拖延多久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把盘子放到一边，等着他们告诉我接下来是什么。

“去洗个澡，丹尼尔，”亚彻对我说，“詹姆斯会监督你。”

“监督”？

我撑着地板站起来。“我知道怎么洗澡，先生。”

“照我说的做，丹尼尔。”他的语调冷冷的。

惨了。

我回到那间小卫生间里，身后跟着詹姆斯。我觉得他多半是个跟亚彻不相上下的变态，但是他几乎看都没看我。当我动手护住自己的阴茎时，他嗤笑一声，好像比起我的裸体，他觉得我的羞耻心更可笑一样。

水温很热，我试着放松假装水蒸气可以为我提供遮挡。卫生间虽说有点小，但是淋浴房占了其中绝大部分空间。对面墙上有一串钩子。一开始我还好奇，怎么会有人把挂毛巾的钩子安在淋浴房里面，不是会被弄湿吗。然后我想到，它们可能是用于我暂时不愿去设想的某种用途。或者永远不愿去想。

“淋浴房里有把剃刀，”詹姆斯在外面喊道，声音盖过水声，

“拿来用。亚彻先生想要你光溜一点。”

等等，什么？我用颤巍巍的手指拿起那把安全剃刀。“你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全身，”我能听出他话音里的嗤笑，“除了你的眉毛和脑袋上的毛，全剃光。你的胸口，你的胳膊下面，你的肚子，你的鸡巴和卵蛋，还有你的屁股。我都说全了吗？”

“还有我的腿呢？”我讽刺地问。

他嗤之以鼻。“你这样子也剃不出什么，但是没错，你的腿也要剃。”

好像永远剃不完。我有一部分大脑无法相信自己正在照他说的做，不过那只是毛而已，毛会长回来的。

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剃过自己的睾丸，有点难度。我生怕会割破自己。我很确定有些地方我没有剃到。等我总算从淋浴房里出来拿上毛巾的时候，詹姆斯朝我白了一眼。

“你剃毛的速度最好练快点，”他把一瓶护肤乳扔给我，“抹上这个。背后我给你抹。”

詹姆斯的触感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恶心。我依然很确定，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变态，不过他并没有要对我揩油的样子。他只是把护肤乳拍到我身上，迅速抹开，然后摇起了头。

“你漏掉了几个地方。明天我再好好教你怎么剃。”

“你剃过毛吗？”想到不光我一个人这样，多少有点安慰，然而詹姆斯很快打消了我这个想法。

“没有，”他冲我挑起眉毛，“我是亚彻先生的私人助理，不是他的男宠。”

我的胃缩成一团。

詹姆斯那假惺惺的嗤笑变成了真正的笑容。“到睡觉的时间了，丹尼尔。”

[1]在西方国家，单手用中指弯曲与食指交叉组成“十”字，代表祈求好运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）